

TAI

/ PING

/ LUN

太平轮

高仲泰◎作品

GAO ZHONG TAI



中国版“泰坦尼克号”事件

1949年1月27日，从上海开往台湾基隆的轮船“太平轮”号沉没

千余人不幸罹难

事故也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生死别，家国往事，这是动乱年代的大悲恸，大苦难，大信念，大救赎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太平轮

高仲泰 著
GAO ZHON TAI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轮 / 高仲泰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358-6

I. ①太…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4458 号

书 名 太平轮

著 者 高仲泰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韩倩雯

文字编辑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58-6

定 价 3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新婚别	1
第二章	登上太平轮	18
第三章	海上新年	33
第四章	死神之夜	46
第五章	劫后余生	63
第六章	空等，在大公书店	75
第七章	接头失败	88
第八章	无心插柳，柳成荫	115
第九章	天涯沦落人	132
第十章	真相，仅一步之遥	151

第十一章	无望的等待	159
第十二章	一颗种子的信仰	170
第十三章	在漫长的黑夜里独行	188
第十四章	黑暗如磐，一灯如豆	213
第十五章	佳木凌云	231
第十六章	查封《自由美丽岛》	245
第十七章	暗箭难防	265
第十八章	生命的韵律，随时光流长	288

第一章 新婚别

一九四九年初，农历除夕前的小年夜。

上海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夹雪终于停了下来，有了淡淡的阳光，连续多天的湿漉漉的冰冷的天气变得稍稍的温煦起来，但屋顶上、马路上还是闪烁着水渍的冷光。

应该是一年中最热闹和快乐的时节，但战争伤了这座大都市的元气，大街小巷年关特有的年味就像空中的阳光那样稀薄。谁都不怀疑国民党气数已尽。达官显贵寒鸦般的一群群行色匆匆地离去了。留下来的殷实家庭的人心里也是七上八下，惶惶不安的，就像寒风中的枯枝败叶瑟瑟发抖。

倒是贫穷的小百姓，已没有多大的顾忌了，坦然地接受着世道可能出现的变化，苦中作乐，贴副红纸对联，买条鱼什么的，

有点过年的意味。

就在这天的下午，在人们千方百计赶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候，父亲却告别了母亲谢萧萧和还在娘肚子里的我，夹在仓皇出走的人群里，按计划悄悄乘上停泊在十六铺码头的轮船太平轮，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但他没有告诉妈是去台湾，只说是去香港。

虽然仅仅只是短期出门，但正是在父母亲新婚的蜜月里，母亲谢萧萧自然很依依不舍，她为父亲精心打理行李，内衣、衬衣、毛衣、袜子、手帕一大堆，西服二三套，领带好几条，还有手电、剃须刀、洗漱用具、香皂、锋利的折叠刀，用来遮挡亚热带强光的太阳镜。母亲边整理这些东西，眼角时不时沁出晶莹的泪光。父亲看得出来，母亲心里不好受，有些魂不守舍。她反复地絮絮叨叨地叮嘱父亲一路上要小心，要快去快回。父亲尽量做出淡定的样子，笑着把母亲预备的东西一一减去，一再地告诉母亲，他去的方很温暖，不需要毛衣，有几件衬衣、短衫就可以了。

离别的前夜，母亲紧紧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搂着父亲的脖子，生怕父亲突然离去。但父亲还是离去了，他装作轻松的样子，像平时上班一样，贴了贴母亲苍白的脸，拎起皮箱，拉门走了，头也没有回地上了门口的黄包车。

谁都没有注意到父亲，即使是有熟人遇见了他，也不一定会认出他。他化了装，换上了平时不穿的棉长袍，戴了副金丝眼镜，围了条米色的羊毛围巾，头戴呢礼帽，看上去像个大学教授或者某个机关的文职人员。那个时候，这样的人去台湾是很多的，他们往往是为迁移台湾的事宜来回奔波着。父亲拎着一只已使用很久的皮箱和一个网兜，皮箱的几个角已磨去了颜色，露出了皮革的底色。

这时，码头上很拥挤，乱哄哄的，拉客的黄包车和载客的小汽车在混乱吵嚷中蜗牛般的爬行着，黄包车夫大声地吆喝着，汽车司机则一个劲地按喇叭，喧嚣声在码头上空回荡。

在上船的栈桥口，送客的和上船的亲人或朋友泪眼婆娑地道着别。按预定的时间，开船时间是五点，乘客必须提前两小时上船，但乘客还在纷纷而至，看上去没有准点开船的迹象。码头上堆放着许多的木箱和棉纱包，运输工还在往船上装着一只只木箱，看上去到五点船是动不了的。那时的船晚点起航是经常的事，太平轮也不例外。

父亲乘坐的是头等舱，在船顶的下面一层，约有十几个隔开的包厢，每个包厢有十个硬木座椅，座椅上面安装着铸铁架子，可以置放行李，包厢的一角有一个白色搪瓷的洗脸池，池上面挂着一个圆形的镜子，如果把玻璃移门拉上，每个包厢就成了封闭的空间。靠外则镶嵌着一个方形的玻璃窗户，和火车上的窗户差不多大，可上下移动。

正是滴水成冰，北风料峭的寒冷冬天，船上所有的窗户都是紧闭着的。头等舱下面是餐厅、员工宿舍及二等舱房，底层是三等舱，舱房里像戏院那样排满了硬木的靠背长椅，椅子的上端钉着一个座位号的小小搪瓷牌。这艘客货两用的轮船是属于台湾企业股份有限联合轮船公司的，公司总部设在台北重庆南路。

栈桥口站着两个穿黑制服的轮船职员在检票，还有两个持枪的水警在警戒。乘客必须持船票、身份证、检疫证才能上船，可以看到栈桥末端的船舷边，站着几个便衣。

父亲瞥上一眼，就断定他们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工或情报

人员。父亲不慌不忙地检过票，验过证件，登上了船。经过那几个穿中山装的便衣时，他用眼睛的余光发现他们朝自己草草打量了一下，便把目光移开了。

在拿到船票的几天里，父亲取到了这条船的图纸，对船的构造图研究过多次，已烂熟于心。他知道这是艘中型客货轮，经过上百次航行后，已经有些陈旧了。据说，船主已向上海的一家船舶修造厂登了记，准备加固船壳，并对发动机和船舱进行修理和增添设备。但由于战局紧张，加上从上海到台湾的客人几乎应接不暇，每趟航行都是一票难求，已是大大超载，船主已欲罢不能了。国共谈判破裂，内战打响后，仅一两年时间，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很多人开始撤离大陆，台湾是目的地之一。

于是，太平轮就开始了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往返航行，每周一班。当时，每天来往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五十艘，太平轮是其中的一艘，它的载重量是两千余吨，乘客住的舱房是货轮改造的，设施不算差，但谈不上豪华。严格地说，它只是一艘渡轮，不适宜长时间的航行。但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中，太平轮的船名很吸引人，它也许寄托了人们对“太平年月”的向往，明明知道“太平号”的船名和渴盼的“太平”实在没有半点关系，但在讨吉利、讨口彩的心理驱使下，许多人还是在众多的船舶中选择了太平轮。

太平轮就这样在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来来去去，它从上海起航到基隆，再从基隆返回上海。不知有多少人为了避免战乱，怀着不同的目的，搭乘这艘名字吉利的船逃离大陆，来到长期被日

本人所占领的台湾岛。台湾是个和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地方，孤立在大海之中，荒凉而狭小，但也有它的特点，那就是能得到暂时的安宁。而且到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已事实上把台湾作为它最后的退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在一九四八年被派往台湾，担任省主席，明眼人都可看出，这是陈诚在为蒋介石的退路打前站。

父亲的行程是由地下党负责人王浩瀚安排的。王浩瀚直接归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扬帆领导，扬帆的上级是潘汉年。扬帆原名石蕴华，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北大参加过学生运动，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抗战前，扬帆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职，后到上海担任《译报》编辑，是左翼戏剧运动非常活跃的组织者。一九三八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先在军部任秘书，后任政法处长。

潘汉年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对敌隐蔽斗争，是中共特科领导人。他在回新四军根据地那段时间里，结识了扬帆，对有着浓重文化习气并富有才干的扬帆很赏识，也许是趣味相投，他们在建立了工作关系的同时也建立了很深的情谊。这些都是王浩瀚告诉林易水的，林易水没有见过扬帆，也没有见过潘汉年。和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唯一一个人就是王浩瀚。

父亲的公开身份是东亚日报社主笔，《东亚日报》是一张中立偏右的报纸。他是镇江人，祖父继承了祖上传下的几百亩良田，并经营钱庄生意，是上海两家银行的股东，家境是很殷实的。祖父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他每年都要资助镇江西津渡救生会三千大洋。平时，长江下游水面宽阔，碧波粼粼，舟楫不断，一派繁忙景象。但每年汛情告急，长江就变脸

了，变得奔腾咆哮，汹涌澎湃，这段时期，江难就明显增多。另外，船来船往，两船相撞的事故也难以避免，救生会就是解救覆舟和落水者的慈善机构，这个机构很古老了，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事组织。它历经了一个又一个朝代，官府从来不拨一分钱，都是民间好心人掏腰包捐助的。洪杨起事时，占领了西津渡口，至瓜洲渡的航线也被封锁了，救生会名存实亡，人员也散掉了。

到了民国中后期，祖父成了救生会的主要施主，救生会兴旺时有三四条救生船，救生小艇十几艘，拥有各种救生器具，救生员多达一百多人。这时小火轮、货轮、客轮频频出现在长江江面上，各种船只相撞的事故隔三岔五发生，长江里一片哭喊声。救生会实在忙不过来，不得不招兵买马，并增添了一艘机器救生船，粗大的烟囱冒着黑烟，汽笛声短促而低沉，声音很特别，有点像雨后蛤蟆的叫声，听过后就忘不了。船顶的旗杆飘着救生会的白底两环会旗，那两个环是蓝色的，环代表两只救生圈，蓝色意味着是水上救生。这个标记是祖父亲自设计的。它在长江里驶行，船头犁出一股股白色浪花，是道别样的风景。那时，救生员是很神气的，身穿着黄色的油布衣上街，脚踏长筒的胶靴，昂首挺胸的，投向他们的目光是尊敬的、感激的。

救生船在长江里历来也是很神气的，它们通体涂上红漆，血红血红的，号称“天下红船”，这特有的红色和“天下红船”的名称是从几百年前沿袭下来的。它们出动救援时，以极快的速度箭一般在江里驶过，敲着挂在船头的铜钟，急骤的钟声响彻江面，一阵紧似一阵，让人有种荡气回肠的感觉。

父亲兄弟三人每年寒暑假都要按祖父的吩咐到红船上当临时救生员，父亲因此也练就了一套水上救生的好本领和好水性。抗战八年的烽火中父亲在镇江读的中小学，因为祖母是无锡人，抗战胜利后，他考上了著名实业家荣德生办的无锡江南大学，师从著名国学家钱穆。他一向敏于行而慎于言，却在大学秘密参加了地下党。

他进入上海东亚日报社后，以“易水寒”的笔名写了许多风花雪月的散文，内容不涉及政治，文笔婉约精妙，内容充满雅趣，很快文名鹊起。其实，父亲的政论文章写得更好，观点犀利，剥茧抽丝，逻辑严密。我后来读到了他那个时候写的时评和杂文，魅惑的文笔透露着对社会命运的幽微体察和深切探询。但这样的文章他当时不能多写，因为和《东亚日报》的办报宗旨不符，也引人注目，影响他的潜伏。

潜伏需要他保持灰色的色调，保持对政治的冷漠，甚至表现得有些自恋，很注重修饰，平时西装笔挺，从头到脚都是名牌，非常洋派，其实，他并不是讲究的人，这是为了制造一种有效的保护色。

他的生活基本上埋首于稿纸和书刊堆里，空余时间会去咖啡馆坐坐，悠闲地待上几个小时，听听低回的外国音乐，翻翻画报。静安寺路的沙利文咖啡馆，亚尔培路的立德尔咖啡馆，霞飞路的君士坦丁咖啡馆是他爱去的地方，他和王浩瀚碰头也是在这几家咖啡馆里。直到和谢萧萧也就是我母亲相恋后，他才用更多的时间走出办公室和咖啡馆，和我母亲出入戏院、电影院，还有教堂。外公是信耶稣的，我母亲参加了教会的唱诗班。

王浩瀚和他一样，也是西装革履，尤喜戴帽子，什么巴拿马草帽、礼帽、贝雷帽、法兰西帽、鸭舌帽、铜盆帽他都有，甚至还有皮革的空军帽。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如礼帽配人字呢大衣。贝雷帽和法兰西帽样子差不多，只是法兰西帽顶上有根小辫子，它们通常配米色的风雨衣。带长长耳朵的空军皮帽自然配皮夹克，显得风流倜傥。

于是，王浩瀚给人印象是一个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玩得极有趣味的人。王浩瀚的公开身份是洋行高级职员，讲一口纯正的伦敦英语。至于他的出身、经历、社会关系，连父亲也不清楚，纪律规定，他们除应该知道的以外，其余就是不该知道的，严禁探听，即便知道的也不能随意传播。

在外人眼里，他和林易水是两个过着轻车快马日子的富家子弟，上海人称这样的年轻人叫“小开”，有点纨绔的意思。但父亲比王浩瀚更具有文人气质。他白皙的肤色，修长的身材，以及举手投足间的文雅，让他一看就是个书生。他的生活态度不像王浩瀚那样骄傲随意，而是简单呆板得多。父亲婚前长期住在报馆的单人宿舍里，一幢公寓楼中一套房间，窗外是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夏季响着没完没了的悠长或短促的知了声。

报馆给父亲配了个大功率的无线电收音机，广播的时效性要比报纸强得多，信息量也大得多，他除了编副刊《午夜茶》之外，还负责编一个《今日屋檐下》的社会新闻栏目，消息多半来自无线电广播。他从收音机里收听公开的呼号，然后根据密码翻译成情报，传递给王浩瀚。王浩瀚除了和他见面之外，还以投稿的方式向他传递情报，这些情报往往是一首短诗或一篇短文，通

过父亲公开发表在报上。这些诗文传递什么内容，别说一般人看不出来，就连对密码有着相当研究的父亲也不知其详。

父亲传递过无数重要情报，他的活动从未被任何人怀疑过，也从未有过麻烦和险情。他的地下情报员的身份只有王浩瀚清楚，至于地下党组织内是否还有其他人掌握他的情况，他说不上来。据王浩瀚说，组织上是知道他的，但限于极个别高层人物，他在党内的暗号是“鱼肠剑”。对此，他想起来就有点不寒而栗。他是了解鱼肠剑的，那是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和公子光请铸剑师欧冶子打造的一种细小而锋利无比的剑，刺客专诸将它放在烤鱼中，在将烤鱼献给吴王僚时，从鱼腹中取出鱼肠剑，穿透了吴王僚的铠甲，将他刺死，公子光因此夺得王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吴王阖闾。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把寒光闪闪、沾着鲜血的剑用作自己的代号呢？他问过王浩瀚，并明白地说，他不喜欢这个充满血腥味的代号。王浩瀚表情严肃地对他说：“这仅仅是个代号，你不应该想得那么多。什么叫喜欢，什么叫不喜欢，你以为在写情诗和抒情散文？血腥味有什么不好？我们的工作就是充满血腥味的，你要随时作好暴露和牺牲的准备，这是残酷无情的。你要明白，在你我光鲜生活的背后，可能有阴森的监狱、几十套刑具和刑场在等待着，除非你当叛徒，但我们党会铁血锄奸，当叛徒不会有好结果的。”

“即使暴露或被捕，我死也不会出卖组织和同志。从入党那天起，我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父亲大义凛然地说。

“很好，但实际情况要比你想象的残酷得多。敌人什么残暴

的手段都会使出来，让你生不如死，这需要最坚强的意志才能扛过去。不是一般的坚强，而是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仰，要有钢铁一样的承受力。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看到过许多威武不屈的英雄，也看到过扛不过去的变节分子，其中不少是我党高级干部。你知道顾顺章吗？”王浩瀚问。

父亲点点头：“我当然知道。”

“要不是‘龙潭三杰’，顾顺章的叛变会对我们当时设在上海的党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由于钱壮飞破译了电报，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及时转移了，其中有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邓颖超等，你想想，那天正好特务头子徐恩曾去上海过礼拜天了，正好钱壮飞在值班，正好顾顺章被抓并且叛变的电报落在钱壮飞手里，不能不说，这里面有侥幸的东西，如果这三个‘正好’，有一个不存在，那就可能是另一个结局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王浩瀚用平静的口气说，但仍掩饰不住心有余悸的神色，“不是每次都会这么幸运的，这样的好事不太可能有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党中央转移到了苏区，国民党加强了对内部的防范和整肃，变得更凶残了。所以，我们的嗅觉要像猎狗那样灵敏，稍有细微的血腥味，就要闻出来。”

父亲认真地听着，这件事他在太湖边的江南大学读书时就听说了，他知道“龙潭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当时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这个特务机构是“中统”的前身。李克农留守上海，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胡底在天津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三人是龙潭虎穴

中杰出的干将，“龙潭三杰”此语是周恩来说的。可惜的是，钱壮飞在1935年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时，在抢渡乌江过程中牺牲了。而胡底在长征途中被分裂党中央的张国焘所杀害。“三杰”已走了“两杰”，只剩下李克农“一杰”了。

当然，隐蔽战线还存在着不少杰出的战士，像潘汉年、扬帆。远的不说，就拿人海茫茫的大上海，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战士潜伏在各处，和自己并肩站在一条战壕里，他虽然不认识他们，但他能感觉得到他们就在自己身边。他觉得很自傲，比在西津渡救生会当救生员还要自傲。他虽然只是这条战线里的一名普通战士，但这是真正的救生，在挽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王浩瀚不止一次对他说，在这条战线上，没有主次之分，没有高低之别，每个岗位都是重要的，这是一个组织，一个整体，少了谁都不行。譬如他传递的那些情报，可能会帮助中共的最高层挫败敌人的一个个重要阴谋，胜似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几个师几个军。

王浩瀚这次讲话，让父亲印象极深，后来到了台湾后，他往往会从自己的遭遇中联想到王浩瀚所说的三个“正好”，简直是无独有偶，王浩瀚说，这样的巧事不太可能发生了。可自己命运中偏偏也发生了几个奇异的“正好”，不太可能的事让他碰上了，从而使他的一生发生了当初根本预料不到的改变。使他原定的几个月的时间延长到一生。

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在登上太平轮那刻起，就是迈向了一条不归路。

他接受这个任务是他意想不到的，他曾多次要求过去延安，

但组织没有批准，王浩瀚对他说，除非你暴露了，为了你和组织的安全，会考虑让你转移到延安或其他解放区去。只要你不暴露，你就在上海等着解放军攻占上海吧，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地下走到地上了，在阳光下堂堂正正亮出共产党员的身份。听王浩瀚这么说后，他很向往这一天，他知道这一天的来临并不遥远了。在等待这一天来临的日子里，他和母亲正式结婚了，他们拍了张结婚照，照片上两人笑得很开心，很幸福，但父亲的脸上不知怎么有一道光影，以致看上去笑脸从正中间切开了，妈妈后来对我说，这张照片拍得不怎么好，这个阴影既影射了父亲双重身份的意味，也好像预示着他们的分离。我没见过这张照片，从来没有，我也没追问过照片去哪里去了？不用说，这张照片连同父亲的所有照片都给父亲临行前销毁了，他抹去了自己所有的痕迹。

父亲和母亲婚后的第二十三天，王浩瀚向父亲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易水，组织上要你深入虎穴，冒死出征，到台湾去一趟，台湾军队上层有我们的同志，他们获取了大量蒋介石军队退守台湾后的布防情报，上海解放后，我们就要着手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这些情报对于完成这一任务来说，太重要了。”王浩瀚严肃地说。

“情报一般都是电台发报的，这次为何要派人去取？你不觉得这样做很危险吗？”父亲问。

“当然有危险，但必须这样做。这是些密件，有好多张军事地图和名单，不适宜电台发报。必须派专人通过地下党安排的交通渠道送回香港和大陆。另外，还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新的联络